





蘇江星齋丹弟子

蘇北海家大觀帖一系卷二之十三上

竹雲題跋上



竹雲題跋者袁舟王先生評隲  
其所臨摹碑帖以成書而茗溪  
錢君壽泉為之鏤板以行世者  
也袁舟以工書名海內故孤鈞元  
挾真窺見古人精神之所寄而  
其辨證史家之闕謬其用心又





同於趙德父金石錄仿歐陽集  
古之遺言而為之故壽泉尤愛  
重梓以廣其傳夫以君舟好古  
力學而所著止此或疑其書不  
備然如魯子固之作金石錄五百  
卷而元豐類彙所載金石跋尾

僅存十五條則不必以未備之  
書為不足傳亦在善學者之取  
資已耳昔晦菴朱子少好古  
金石文自恨家貧不多得出先  
世所遺益以己所搜不過數十種  
為橫軸忍之壁凡循行臥起恆不



去目以為樂以壽泉之力加以好  
之篤而求之勤陞去古日遠其  
所積不私如歐陽氏趙氏曾氏  
之多然亦可繼吾舟著一編以  
自志其學古之所獲第壽泉以  
賢公子蘊經世學將膺百里之

任凡士有一材一藝可引為居  
官長民之助者吾知壽泉之愛  
重當必進於是而士之樂見收於  
壽泉者必多奇偉特達之材此  
至意予見魏孫子序曹氏金石  
表而移以遺壽泉倘亦壽泉之



所不鄙也夫

乾隆丁亥八月長洲沈德潛時年  
九十五



竹雲題跋目次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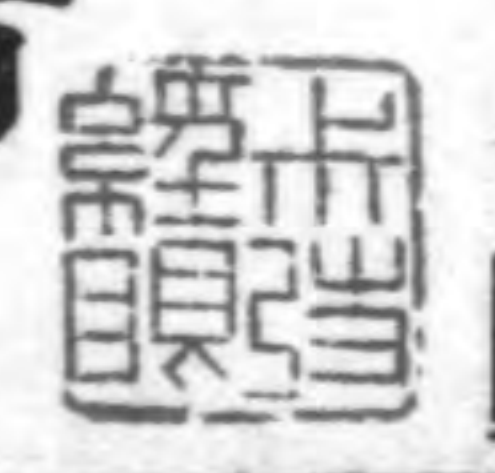
比干墓銅盤銘

比干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

秦詛楚文

金壇王 澍虛舟著  
茗上錢人龍壽泉訂





婁壽碑

西漢五鳳題字

西嶽華山廟碑

曹全碑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繇賀捷表

鍾繇調元表

吳天璽紀功碑

皇象急就章

王右軍樂毅論

王右軍黃庭經

王右軍曹娥碑

曹娥碑別本

蘭亭二十種

定武真本

東陽本



國學本

上黨本

玉枕本

賈秋壑玉枕本

南宋重刻定武本

趙吳興臨本

以上八種歐陽派

頽上本

朱氏袖珍本

洛陽宮本

蔡女本

張男奴本

神龍本

良常于氏藏本

宋元章臨本

宋高宗臨本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慈谿姜氏本

開皇本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以上一種附見

定武蘭亭

宋搨蘭亭九字損本

頴上蘭亭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集聖教字蘭亭

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王右軍王略帖

唐僧懷仁集右軍書聖教序



王右軍快雪帖

王右軍裏鮓帖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王大令桓山殘碑

索靖月儀章

楊義和內景經

梁瘞鶴銘圖

瘞鶴銘考

卷三

歐陽率更醴泉銘

虞永興破邪論序

歐陽蘭臺道日法師碑

褚摹蘭亭真跡

褚摹蘭亭

褚河南鴈塔聖教序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褚河南倪寬贊

褚河南文皇哀冊

褚河南隨清娛墓誌銘

魏栖梧善才寺碑

褚河南高士贊

唐朝散大夫陸柬之書

唐蕭瑀書

唐孫思邈書

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李懷琳仿絕交書

孫過庭書譜

唐碧落碑

唐狄仁傑書

張九齡告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



李陽冰謙卦

李陽冰殘字

唐經生書靈飛經

唐明皇紀泰山銘

唐明皇批卷裴耀卿等奏狀

汝帖唐初四家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

顏魯公中興頌

顏魯公宗廣平碑并碑側記

卷四

顏魯公東方朔畫像贊

顏魯公送蔡明遠序

顏魯公送劉太冲叙

顏魯公乍奉辭帖

顏魯公乞米帖

顏魯公與李夫人乞米鹿脯馬病等帖



顏魯公劉中使帖

顏魯公論坐書稿

顏魯公祭姪季明稿

顏魯公告伯父稿

顏魯公奉命帖

卞氏所收偽魯公帖

懷素帖

懷素藏真聖母二帖

唐李紳告

李北海少林寺戒壇銘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

唐李商隱月賦

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宋高宗臨蘭亭

宋臨蘭亭

宋元章顏魯公碑陰



朱元章蜀素真蹟

祝京兆書

篆書謙卦家人卦

十種千文

篆書第一

臨元吳孟思集詛楚第二

隸書第三

臨文待詔隸書第四

楷書第五

臨歐陽率更楷書第六

行書第七

臨歐陽率更行書第八

草書第九

臨薛道祖草書第十

跋自臨皇甫明公碑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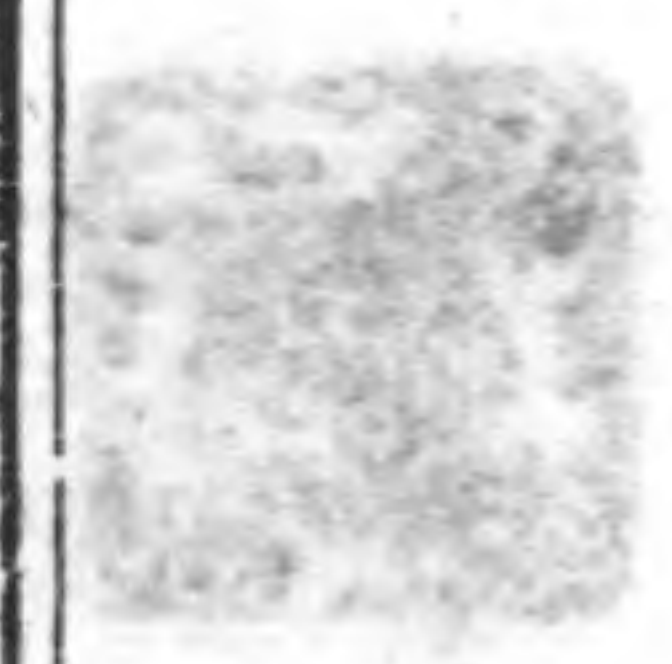
竹雲題跋卷一

竹雲題跋卷一

比干墓銅盤銘

書云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水經注云朝歌縣北牧野有比干冢一統志云墓在衛城北十五里即武王所封或又云一在偃師唐開元中縣人畊地得銅盤徑二尺許有銘一十六字篆法

金壇王 潤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奇古遂以為墓在偃師且據以為周武王封比  
干之銘三代文字古奧今此銘殊直遂決知非  
武王語又其文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前岡後道  
萬世之靈於焉是寶或則釋云左林右泉後岡  
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彼此互異究竟不可  
識別雖有博雅君子可據何者是歟余以其字  
特古聊復精模以存其舊

比干墓題字

比干墓題字水經注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  
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石斷闕止存  
其四而墓字復不完世傳以為孔子書按隸始  
於秦孔子時不應有隸書故秦觀以為是唐人  
筆愚意此四字筆力峭古唐人不能及當是  
秦漢時書古人云買王得羊吾願已足即非孔  
子猶得秦漢較之三代彝鼎為孰重歟

延陵季子墓題字



延陵季子墓題字世傳以為孔子書故淵明季  
札贊有夫子戾止爰詔作銘之語張燕公謝碑  
額表亦云孔蒙季札之墳秦存展季之壙據此  
則此十字信為孔子書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  
而后變化信不誣也但淳化所收字小而延陵  
石刻極大一書而大小不同如此故歐陽公謂  
孔子未嘗至吳此十字必非孔子作然篆法敦  
古即非孔子亦決不是漢以後人書淳化所載

一十二字乃後人目此碑縮成小字又於有吳  
君子之五字外妄增七字筆力短弱其非孔子  
書決矣張司直云舊碑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摸  
搨今此碑正仲容所摸余稍加收束令就吾尺  
幅取便裝冊若其字勢固不敢分毫增減也  
劉昌詩蘆浦筆記云孔子書十有三字內有吳  
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  
題墓上按十字碑唐玄宗命殷仲容摸搨大歷



中蕭定重刻於石張從申碑跋可証閣帖刻于  
宋太宗淳化中遠出十字碑後謂閣帖縮取此  
碑則可謂此碑衍閣帖可乎又閣帖僅十有二  
字此誤以謂十三本不足置辨聊復書之以當  
一笑

秦詛楚文

詛楚文世有三石董廣川云初得大沈湫文於  
郊又得巫咸文於渭窟後得亞駝文於洛其辭

律性無此文  
蓋系舟先生  
所見者偽律  
性年

盡同惟所以質於神者則隨其彌以異此其祀  
巫咸文也歲久利弊廣川氏據舊本補完之余  
借得錫山秦氏所藏文待詔本與絳汝二帖所  
刻校勘毫髮不異曰據文氏本摹之筆法簡古  
在大小篆之間其篆法將變時書歟

西漢五鳳題字

金開州刺史高德裔題記云明昌四年詔脩孔  
聖廟靈光殿基西南三十步土中得此石石側



有文曰五鳳二年者漢宣帝年號也曰魯三十  
四年者餘孫孝王時也世所傳隸書多是東漢  
其在西漢僅此一十三字耳隸法樸古真無上  
太古此書中之落月晨星也

按德齋題記以此書為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  
云五鳳二年磚一由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  
文一行志磚垣之歲月則又以為磚又其書極  
古質今雖糝糊然斷是隸不是篆竹垞竟目為

篆皆不可曉豈竹垞得之傳聞故誤乎然篆隸  
之不同較然可辨而亦誤稱何也他日有曲阜  
人來為磚為石當執而問之

### 婁壽碑

漢婁元考碑宋時在光化軍乾德縣歐陽公自  
夷陵貶所再遷乾德令以墓在穀城界中遷碑  
還縣立於勅書樓下光化今為湖廣襄陽府不  
知元考此碑已自何時隸釋云題額有玄儒婁



想是先生所摹  
失其筆意故  
誤認作方整一  
種耳

先生碑六篆字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湯滅者  
四人余在京時從何義門先生借摹正文一本  
額與碑陰均未見也前人論隸書云方勁古拙  
斬釘截鐵自谷口出而漢法大壞不可不急以  
此種救之

此亦未肯

碑在漢隸中為方整與韓仁銘正相似蓋已開  
唐隸之先特出唐人手時結構更精密耳

西嶽華山廟碑

字有印本刻  
十字五字本  
刻百五字本  
二本亦一本也

碑以嘉靖二十四年地震毀去世間傳本甚少

三

曩在京師從商邱宗蘭暉檢討齋頭得睹湯堂  
冢宰所藏宋本即王徵君山史所得之郭允伯  
者文甚完好唯末行關一兩字耳蘭暉藏古甚  
富有皆以事質於人此碑獨愛惜之弗忍去余  
欲從蘭暉借臨靳弗肯去年秋客廣陵西唐高  
山人雙鈎一本遺余余得之喜遂精意摹此本  
徐浩古蹟記以碑為蔡中郎書漢碑多不載書

維  
庚申四月



漢碑以此為甚  
多

者名氏徐浩之語必有據依或可信也碑末即  
遣書佐郭香察書款世遂以為郭香察書顧天  
山云蓋一人市其石一人察其書乃察淮他人  
之書非郭香書之也然愚意郭香書佐耳何敢  
察淮中郎之書所云察書猶今所云校書當時  
緣是中郎書特於重故於刻時更遣一人校勘  
其合否耳以其於重故載此款并勒石始末丞  
掾諸人名氏盡載之漢碑所未有也朱竹垞先

以增此碑之非空評

生稱此為漢隸第一此可信矣

曹全碑

曹全碑出自萬歷間今在西安府郃陽縣蓋全  
為郃陽令時三老故吏等所為刻石紀功者也  
余在京師時得初斷本五以其四分餉友勿而  
獨存其一正文完好無闕唯碑陰闕一兩字耳  
碑陰凡五十七人顧苓漢碑目僅稱五十六人  
當由處士岐茂標列碑陰上方搨本偶未之及



故僅以為五并六耳  
漢隸有三種一種古雅西嶽是也一種方整婁壽是也一種清瘦曹全是也西嶽婁壽石刻已亡獨曹全完好無闕三碑既足察漢隸又皆漢碑所絕少故余先臨此三碑也  
鄭女器隸書絕有名於時要只學得曹全一碑耳世人耳食見女器書竟如伯喈再生一沙方整便目以為唐而厭棄之實則漢唐隸法體貌

雖殊淵源自一要當以古勁沉痛為本筆力沉痛之極使可透入骨髓一旦渣滓盡而清虛來乃能超脫故學曹全者正當以沉痛求之不能沉痛但取描頭畫角未有能為曹全者也女器作書多以弱豪描其形貌其於曹全亦但得其皮毛耳

僕嘗說歐褚自隸來顏柳從篆出蓋古人作書必有原本曹全碑者褚公原本也今觀聖教序

此亦可笑猶今之  
改古又尚書者偶



見古書某句則  
以為古文尚書  
襲取之

有一筆不似曹全碑否細意體之見古人一點  
一畫定有據依方知下筆之不可草草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鍾太傅薦季直表自唐以來未之有聞宋時博  
雅好古如黃思伯亦未之及至元九年分湖陸  
行直始得之屬鄭明德表仲長為之題記至明  
宏正間題句索索於是薦季直表遂為無上太  
古第一名跡矣嘉靖時歸錫山華氏刻真賞齋

帖中後為大吏脅取以獻分宜嚴相國嚴敗沒  
入內廷後復轉落人間為王弇州所得及復轉  
徙至康熙中入真定梁相國手雍正三年雙峰  
年太保入覲還過真定此卷遂歸于年未幾年  
敗又沒入矣老友蔣拙存秦中得見真蹟精  
摹以南自喜為平生第一希邁余未之見僅從  
真賞齋本摹取之復以未當意毀去今更精摹  
此本似畧得太傅手意太傅賀捷表幽深變化

真賞齋本末



奇絕一世此表在賀捷表後益更精微益更淡  
古蓋其晚年融釋脫落渣滓盡去清虛真味有  
如此也祝京地指為焦季直薦誤認焦字耳不  
足一嘆也

按魏志武帝建安四年遣劉備追袁紹備至邳  
遂殺徐州刺史舉兵屯沛五年春曹公自將東  
征備破之表所謂王師破賊關東者是也武帝  
凡三改元惟建安歷二十五年帝之征備在五

年故云建安之初也八月表紹進臨官渡曹公  
與紹連月相拒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糧  
者却十五日為女破紹不復勞女矣表所謂三  
軍饋餽朝不及夕者是也公之破紹在延津官  
渡之間然皆在許之東又曰東征備轉戰而北  
故畧而言曰破賊關東也志不稱運糧人者當  
由書法所不暇及如表所稱當即季直也後銜  
稱司徒東武亭侯按鍾繇傳繇以說催汜等功



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尋  
表繇以侍中守司繇校尉曹公征關中得繇為  
資表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  
即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  
侯終操丕兩朝繇未嘗為司徒疑不能明也史  
書徃注多誤失實此或史誤亦未可定

鍾繇賀捷表

唐摹鍾太傅賀捷表後列銜名乃開元五年所

題署表昂論鍾書有十二意外巧妙此表用筆  
一正一偏脫然畦迳之外與世所流傳本不類  
信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鍾繇隸意未除此  
又鍾書之最近繇者歐陽公集古錄謂表稱戎  
路兼行履險冒寒曹公以建安二十四年冬軍  
于靡陂曹仁徐晃破羽後未嘗出履險冒寒之  
語可疑表又稱關羽已被矢刃據三國志羽圍  
曹仁於樊為仁所敗而走後為吳兵斬於沮與



此帖不同按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王軍靡波至正月始還操本欲十月還洛以權乞討羽遂至正月乃還表所謂履險冒寒者是也年閏十月曹仁徐晃破羽走之十二月權始殺羽表稱關羽已被矢及者謂羽已為曹仁等所破乃賀其破羽非賀其殺羽也又魏志稱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十月賀捷有臣以無任不獲扈從之語而

後銜但署南蕃東武亭侯不稱太傅也蕃集韻蒲糜切地名前漢地里志注邾國也讀作蕃鎮之蕃誤凡此皆本黃長睿東觀餘論以其詞繁而未能盡故更著之

此表有云大統黃初元年十月甲戌魏鍾繇調元表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絕  
烜赫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等帖皆有之  
而潭帖刻自唐貞觀摹本尤為真正太傅變繇

款也此

此表有云大統黃初元年十月甲戌魏鍾繇調元表

鍾繇表就漢代因  
世傳鍾太傅表凡四季直力命賀捷宣示皆絕  
烜赫有名者此調元表宋時潭絳等帖皆有之  
而潭帖刻自唐貞觀摹本尤為真正太傅變繇



為楷其書仍具隸法說此尤信

吳天璽紀功碑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在今江寧府學舊在城南天禧寺門外宋元祐六年轉運使胡宗師移置漕臺後圃不知何時又移入學中也其石面闊旁狹文四面環之而虛其旁之一一石三段首段文五字二十一行次段文六字十五行三段文二字九行斷裂不可讀所存字全者一百九

十一半者二十有二都二百一十三字按吳志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璽長一尺廣三分上刻有年月字于是大赦改元天璽元年開臨平湖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上刻作皇帝字秋八月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石室所在表為大瑞於是改元大



赦以明年為天紀元年總孫皓在位一十六年  
凡八改元言符瑞者累累矣不數年而王濬入  
吳國隨以滅天叢神讖果何有哉人事不修而  
好言符瑞者此足為炯戒矣書法銛厲奇崛於  
秦漢外別構一體然是篆書之變褚河南聖教  
序題額實學此書董廣川以為本漢隸黃長睿  
以為若篆若隸字勢雄偉至楊東里竟目為八  
分書朱竹垞亦以為在篆隸之間皆非能知皇

象者也至關中郭引伯以為牛鬼蛇神直斥為  
牛腹書尤妄誕可笑古人篆法為體各殊不可  
勝紀小篆特其中通行之一體此碑必古有是  
法而象則之亦猶夏承碑之於隸中別構一體  
耳去古既遠見聞淺薄以已西未喻指訾古人  
不亦過乎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顧起元以為  
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皆不知何據  
按宣和書譜皇象字休明廣陵人官至侍中工



八分篆草初學於杜度作章草文而不華質而不野沉着痛快世以書聖稱晉葛洪曰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時之絕今劉岑諸書皆不復可見唯象書僅有一二存者此書如龍蠖蟄起警屈騰蹕一一縱橫自然比於江瑤蝓蚌信為味中珍品然不可多食恐發風動氣此碑亦然學之不成便墮惡道此不可不知也

皇象急就章

秦蕪天下丞相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  
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司馬相如  
作凡將篇今皆不傳於世獨黃門令史游急就  
篇在耳顏師古序所載尚有皇象鍾繇衛夫人  
王羲之等所書今亦罕有存者宋時葉夢得石  
林集尚載皇象索靖兩家今俗流傳亦復寥寥  
矣海寧陳氏玉烟堂所刻不名何人書玩其筆



法與官帖所載皇象文武帖正同夢得所謂規  
模簡古氣象沉遠猶有蔡邕鍾繇用筆意者此  
其近之幼安秀勁故當是一格也章草自唐以  
後無能工者而皇象書跡尤少故悉心臨寫以  
示後昆

王右軍樂毅論

官奴大令小字右軍潛於其後學其筆不脫故  
書此以示之緣是庭訓故筆法端謹為右軍楷

先生竟未見  
有梁摹本

跡第一貞觀十三年勅馮承素等勾模六本今  
賜長孫無忌等諸人終宋之世唯存高紳學士  
家海字不全本耳明季收藏家乃有唐摹二本  
一貞觀六年褚遂良奉勅審定一則新安吳用  
卿所藏諸本在涿鹿馮伯衡家端謹有餘頗乏  
勝槩惟吳氏本筆勢精妙似柔而剛似謹而逸  
邢子愿所謂既純且綿亦溫而栗者信為得之  
宋僧希白潭帖所刻與吾家鬱岡吳氏清餘兩

涉林內安口者此林蓋  
先生所見仿潭帖耳



刻可謂唯妙唯肖余臨此風力亦正不減也

王右軍黃庭經

武進唐荆川先生藏右軍父子小楷兩種大令十三行今尚在唐家其六世孫蘄門宗伯球圖守之非好古深識人不以示也黃庭經向為莊大雲襄所得雲襄歿其子留相貧不能存遂以質米於人汪生中立為余贖取寄至京師遂為余所得玩其筆法柔閑蕭散神趣高華迥與世

俗流傳本不相類自當為天下黃庭之冠余臨此凡易數紙乃就稍兒觀之當知老夫一段苦心也

王右軍曹娥碑

孝女曹娥碑元文宗以墨蹟賜鑒書博士柯九思上有宋高宗跋但云晉賢書曹娥碑不名右軍而文待詔稱越州石氏所刻古雅純質不失右軍筆意則又目以為右軍迄無定論余嘗說



論晉唐小楷於今日但須問佳惡不必辨真偽  
數千年来千臨百摸轉相傳刻不惟精神筆法  
全失弁其形模亦盡易之故求大楷於唐人碑  
碣雖銜蝕之餘僅有存者猶見唐人本來面目  
若求晉人小楷於今之額帖腐木濕鼓了乏高  
韻豈唯不得晉并不得宋如此碑正不必定目  
為右軍但得古雅純質如宋越州石氏本雖目  
為右軍可也

曹娥碑別本

此與元本字跡不同文亦小異未知何人所摹  
或目為李北海疑未敢信也元本肅括此書縱  
逸故有北海之目然晉唐小楷至今日百無一  
真者但令不失古法便足愛玩正不必硬老排  
一人以為記也此本廿年前曾於毘陵市上見  
之以貧故未能得去年九月從同年程午橋太  
史處再見如遇故人曰借摹一本



蘭亭二十種

金華王禕云蘭亭自唐以後分為兩派其一出於褚河南是為唐本其一則出於歐陽率更是為定武本定武唯一石至宋南渡後士大夫家有一刻遂至多不可稽褚本當時摹搨極多流傳最廣故古本今刻亦注注各異自歐褚盛行而趙模馮承素諸家摹本皆於是單微矣余就所見歐得八種褚得九種歐褚以外別派僅得

三種蘭亭變態大畧已盡目用宣德牋精心摹勒合為一卷以示兒孫依吾學之便是承顏順志之孝子矣所臨各種序列如左

定武真本

蘭亭摹搨始於隋之開皇唐文皇見搨本求真蹟真蹟乃出命廷臣臨摹分賜諸王大臣選逼真者得歐陽本刻置禁中所謂定武本者是也宋南渡後家刻一石真贋不分故朱子有聚訟



之譏余來京師垂十年所見宋搨數十卷皆是  
南宋時覆本唯程孟陽張朴村所藏的為真本  
雖剝蝕已多而再三研玩妙不可尋字中有韻  
字外有神腴而不膩清而不浮變而不佻莊而  
不滯唐文皇所為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  
翥龍蟠跡似奇而反正唯此得之余臨他卷注  
往落筆輒得獨此凡五易紙猶未肖其髣髴信  
定武為天下妙也

唐文皇得辯才真蹟命歐褚二公摹賜諸王大  
臣既稱勾摹不應歐褚異同若此余以定武正  
本反復玩味始知歐之與褚格律不同淵源自  
一余嘗論蘭亭之有定武猶十二律之有黃鍾  
雖互相損益以成變化要未有能過黃鍾者細  
研定武本始知崑崙為萬派之原河南妙腕猶  
為所蓋東陽以下皆其支流矣後壬寅九月十  
四日提儼齋大司農借觀趙子固落水蘭亭始



知孟陽朴村所藏猶非真正定武然益攀躋無路矣把玩竟日愒恍久之

東陽本

宋理宗所藏百十七種其一集十三刻第一為舊梅華十二為新梅華今東陽何氏本石裂為三號三段石世所稱梅華本者是也但未知其新舊何居耳吾友淳安方縈如文軒云曾至東陽親見此石質堅如玉字裏塗金何氏子孫各

執一片冬至祠祭已乃會為一處搨數本以傳其矜重如此余謂此刻乃南宋定武覆本決非原石定武全具右軍筆妙此則但有歐法定武衆妙俱來仍一妙未罄此則一已無餘衆復何有辨定武者正須於此具眼

同年洪瞻仁為江西泰和令得楊東里先生所藏四種第一種為鄭清之家本蓋即重摹松圓老人九字損本者第二種即何氏本而尚未斷



裂欲取之不可得為之惘惘

國學本

國學本明初出天師庵土中比定武本短二寸  
許字亦差小而瘦然精神意度奕奕動人勝東  
陽本遠甚今在大成殿東廡余嘗親詣其下手  
搨數紙細玩筆意注注時露趙法定為吳興手  
摹後見周錫圭上黨本跋語先得我心為之拊  
掌

越為不能

楊東里亦以國學本為吳興所摹與余見正合  
甚快

上黨本

有明熹廟時上黨長治令者海來從縣治東偏  
土中得此石筆法圓勁風神清朗蓋亦南宋佳  
刻的為定武之子周錫圭贄以為水流雲行鸞  
翔鳳翥信矣

玉枕本



玉枕蘭亭有三本其一見太清樓帖序云唐文  
皇使率更令以楷法摹蘭亭藏枕中名玉枕蘭  
亭其二則宋改和間營繕洛陽宮闕內臣見後  
有後夫作枕小石有刻畫視乃蘭亭序只存數  
十字其三則有秋壑使廖瑩中以燈影縮小刻  
之靈璧石者今洛陽宮本不復可見率更秋壑  
兩種猶有存者注在淮南按友人周白民借得  
玉枕宋本比秋壑本高下如一而行列較寬字

亦較為清瘦豈即率更本耶又金華王禕玉枕  
跋云河南始縮為小本或謂率更亦嘗為之今  
此本清和淡蕩正與定武宛合不似河南還當  
以率更為正余曩以油牋摹得一本携來京師  
念不可再得將復精摹藏之篋笥

賈秋壑玉枕本

文待詔云賈氏刻有二石字畫大小皆同其一  
有秋壑琬琰印章右軍作立象而鬢心其一坐



而執卷左有賈似道小印豈當時得率更遺墨而刻一石鐙影縮小者又一石耶余所見閩中蕭氏所藏石乃坐而執卷者所謂福州本是也此石向在金壇余曾手搨數紙今被勢家所收不復易得矣

新安汪博山云藏有玄象宋本特精妙而未由得見寶應喬允夫有一卷與秋壑本微有不同疑是玄象本而失其象無從考鏡亦一段恨事

也

南宋重刻定武本

此本乃淮安程有懷同年所藏會字關亭字羣字不全蓋亦南宋覆刻定武本而純用秃筆與定武又微有不同趙吳興所云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此可徵也

趙吳興臨本

趙文敏喜臨蘭亭平生凡數百本余所見真蹟



唯獨孤所藏定武正本後有文敏十三跋跋中  
臨得一卷與今快雪帖中所刻字畫一同今古  
回絕同年繆二文子處尚有俞紫芝所臨亦至  
佳惜被其弟武子携之而南不能借摹為之神  
泚子昂平生得力全在蘭亭故其所臨獨為得  
髓然亦不免稍縱時露我法矣

以上八種歐陽派

賴上本

予初亦同此說今  
乃知其不然

蘭亭兩派一為歐陽一為褚氏歐陽獨有定武  
褚氏首推賴上董宗伯目賴上為米所臨正恐  
未然米雖天才超軼而一種清和廣大韻度故  
當遠遜前良非河南妙腕焉能到此余曩時初  
榻視今本少肥特為精妙五年前為吾友方貞  
觀取去惋惜至今河南摹本最多要無出此上  
者李伯時云柔閒蕭散神趣高華風流天成非  
學力可到惟此得之



米氏袖珍本

此本乃官方中  
者不似在卷

此墨迹非真也  
所謂善字伯  
得一本者即

米元章得褚摹黃絹真跡對紫金浮玉裁為袖  
珍手裝成卷者即此是也其先為蘇太簡所藏  
裝于天聖丙寅用忠孝之家印鈐識之後歸米  
氏鑒定為褚摹真跡第一有明景泰間歸吳中  
陳祭酒緝熙陳好句摸遂榻數本亂真而分綴  
宋元諸跋以便售利明季董宗伯得一本後有  
范文正王堯臣米元章父子等跋以五百緙質  
亦上文相善得陳緝熙印者亦由一本耳

此字乃畢亮  
歸於何處  
至七竟不一  
見何也

此是絹本非  
真也予嘗  
借看日

於海寧陳氏掣去盛字以下六行共三十五字  
以示必收取之意後竟不果故王烟堂所刻遂  
闕六行海寧查氏重摹一石以他本補之蘭亭  
雖非真跡而刻猶娟秀要是時本之可觀者

洛陽宮本

唐文皇以褚摹本賜高士廉于洛陽宮前有御  
書兩行後有臣褚遂良四小字款比河南他本  
筆法不殊風神又別向藏涿鹿馮相國家刻之



快雪帖中格韻清朗自是近刻佳觀也

• 婺女本

此宋丞相游景仁所藏百種之一首闕永字後有貞觀八年遂良摹七大字款蓋當時奉命摹榻進御之外必有自臨別本進御唯恐不似則規規模做法勝於意自臨則心閒手敏意勝於法此卷別有法外之意格韻又微不同款字大書又不稱臣決是自臨別本

張界奴本

此亦褚氏摹本比之類上特為沈雄縱逸有明神廟間藏新安吳太學用卿家刻于餘清帖中惜刻手不精全乏神采要之褚公筆妙故非凡庸所能抹殺也

張界奴本滄桑浚入真定梁相國手刻秋碧堂帖中模榻之工頗勝吳氏余從崑圃黃奉常處見之惜未由榻得也

存法刻本在  
不若上



先生於神龍  
本未究其所  
以然

神龍本

珊瑚網云襖帖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榻遂亡余所得毘陵董侍御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章榻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為字法道途墨彩艷發奇麗超絕洞心駭目良非虛語注在毘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真蹟與此

正同以余薦好之遂為奴子竊去竟失所在可惜也

良常于氏藏本

此吾邑于氏藏本目向之痛夫文六字雙勾第  
九行闕董文敏以紅牋補之江上笠在辛跋為  
定武前者非也此皆神龍褚本耳細按筆法無  
不合同唯闕六字雙鉤為異廣陵李都諫書雲  
為于氏館甥得于藏四世矣今其曾孫建侯攜



朱京師曰擬借摹之已遂為有力者售去不可  
復見惋惜何已

頃見宋丞相游景仁所藏一本六字雙鉤與于  
本一同而更清明有神采蓋即于本之佳者以  
索值過昂不能得可惜可惜

米元章臨本

此吾家損菴先生所藏宋本十種之一中闕七  
字不名何人所摹筆法清圓飛動特為超特非

是褚公自運即為米老所臨細玩其波戈擢磔  
雖極自然要自儻詭還當以米為正

宋高宗臨本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  
亭賜壽于達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  
來看蓋當時兩宮之薦學如此此本乃臨賜向  
子諲者行列較寬字尤秀腴中闕五字朗字月  
中闕兩小畫蓋臨褚本亦游丞相所藏百本之



一也

以上九種褚派

馮承素本

承素臨本他無所見惟見家損庵先生贊兩帖中變化倂詭如千丈游絲獨裊空際頃刻百變或以為元章所臨故作奇麗以驚俗眼余謂米老作書飛動有餘瘦勁不足此卷純是一片清剛之氣冰結所成非歐褚別成一格決非米老

以未敢信

所到與楊義和黃庭內景經正相似有鼻孔人定不向人言下轉也

慈谿姜氏本

慈谿姜西溟前輩得舊刻蘭亭一石兩面皆集聖教序字所成西溟題為唐刻褚本非也南渡後俗尚定武家刻一石幾數十百本好事家出奇破俗為蘭亭別開生面當時懷仁集聖教序以蘭亭為宗極此集蘭亭以聖教為宗極轉轉



相倣愈遠而愈失真觀其刻法殊嫩而弱不及  
聖教遠甚西漢好古而過向上擠排正恐未為  
定論兩本一肥一瘦細玩筆法大致相同故獨  
存其肥者

開皇本

此海寧陳氏所藏字類定武而少肥大中間合  
縫處僧字上有騫異兩字乃滿騫朱異合縫款  
定武所無蓋開皇本也余臨禊帖先之定武以

求其正中之類上以盡其變終之開皇以還其  
本千變萬化不離本宗豈想前良風流如覩心  
慕手追烏能已已  
類上變化似定武而雄厚不及開皇適古似定  
武而淵渾不如大而化之無所不有其唯定武  
乎

以上三種別派

陸司議蘭亭詩



褚河南右軍書目永和九年二十八行詩二十  
二行共五十行今右軍詩不可見所傳者獨序  
耳宗淮海桑世昌蘭亭博議中載陸東之蘭亭  
本又引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四十二行  
今東之蘭亭亦不可見獨五言詩得睹宗游丞  
相所刻全本迄今戲鴻餘清諸刻不同以其難  
得特臨以附蘭亭之後

以上一種附見

宗理宗收集蘭亭已一百十七種丞相游景仁  
亦得百種理宗所藏今俱進入內府無從得見  
獨游丞相百種往往散落人間余來京師垂十  
年所見九十餘本不免好惡雜出良由當時意  
在博收不暇決擇故可然雖擇之不精而細玩  
筆法亦各自有可人意處董宗伯言蘭亭無下  
拓信解人語也余所臨雖僅二十種而少有不  
愜輒便廢去凡經百易乃始定之其有未曾到



眼者且從闕略以俟他日更補未知於古何如  
然用力亦可謂勤矣稻孫其好收之母為蕭郎  
所賺也

是卷始於戊戌之三月暨庚子正月乃始畢工  
計此時稻孫才三歲耳未親筆硯便圖書此授  
之為計太早獨計吾髮已種種矣失此不書後  
將弗及非為此早正恐余遲耳今稻兒已七歲  
頗能執筆每引筆作長畫雖徑尺輒端若繩他

日果能學父書知老子三年辛苦未必為過計  
也

雍正元年夏五月容有持秦玉印來者上為九  
連環子母相屬母印徑方寸厚如之文曰秉萬  
福健無極子印方八寸厚亦如之文曰壽昌子  
母俱覆斗紐紐旁刻細螭文色黃黑精古可愛  
希世之珍不可易得曰印其文於卷首  
自余來京師於今二十年所見定武正本凡六



卷一涿州馮相國所藏趙松雪十三跋本二崑  
山徐相國所藏賈秋壑本三同年繆太史所藏  
蔡芑本四關中王山史所藏宋仲溫本五佟太  
保所藏范文正公本賈趙宋三本皆五字已損  
者蔡芑本雖五字未損而搨法未精不免如輕  
雲之籠日范本搨手精良遠出前四本上而滉  
爛特甚損失殆半皆不得為全玩唯華亭儼參  
司農所藏趙子固落水本雖亦不免少利然五

字俱全且拓法較善為定武本第一坐卧其下  
真覺無美不臻而筆痕墨跡無所不化唯懷仁  
所集聖教為覺具體而微虞褚顏柳諸公皆各  
以其資之所近得其一體耳備記於此以志余  
之追摹雖未能儼其萬一而所見之廣亦足為  
平生一快事也

注在淮陰見程太學霞起所藏大令銅印文刻  
九鼎第九鼎中有獻之兩字精古特絕余家系



出義獻此印宜以歸余然中心藏之未敢言也  
壬寅秋聊復作書求之則云已贈中州友人矣  
遂絕意不復問既踰年而霞起復索還見寄寄  
到日余此卷適裝成堂亦有數存其間耶爰印  
於卷端以誌一時遭逢之幸

定武蘭亭

定武本在汴宋時猶不甚重之黃山谷以為不  
失右軍遺意於是始見寶愛南渡後一本索值

數十百緡趙彞齋至破五千金購一本於盧宗  
蘊提點還至昇山舟覆落水大呼蘭亭在此餘  
無憂矣於是遂題此帖為落水蘭亭題曰性命  
可輕至寶是寶此臨落水本第七卷在華亭大  
司農公家雖字畫不免少刻然比之他本則此  
不過如輕雲之籠日猶未覺甚也余見定武正  
本凡七卷以此為長維時吏事荒忽因屬老友  
蔣拙存用白宋牋窮日之力精摹一本細意對



校無毫髮差失藏之篋笥五年於茲矣今年三月三日適當脩禊之期日色暝晦獨坐北窓殊無意賴乃齋心滌慮臨此一卷亦脩禊之一法也

宋榻蘭亭九字損本

此松圓老人所藏松圓鑒為定武正本義門何太史亦據以為信余從儼齋大司農公處得趙子固落水蘭亭細意相校始知此本猶非真正

定武乃是南宋覆刻桑澤卿蘭亭博議所謂九字損本者是也同年洪瞻仁令江西泰和得楊東里所藏四種以金華鄭清之本居首與此正同而氣象之雄厚筆力之古雅不逮遠甚乃知此為鄭氏祖本其重摹者尚足凌跨一切况祖帖乎余所藏褚蘭亭雖乏真正定武而此帖之去定武直未達一間耳自當為諸本之冠

賴上蘭亭



疑上本非褚  
非真迹亦有  
致禮一卷

蘭亭自北宋至今皆重定武獨至董思翁始為  
思古齋吐氣以為各本皆出其下允為千古精  
鑒獨其謂是米南宮所摹恐不然昔米南宮得  
褚摹黃絹本裁為袖珍手裝成冊者與此正同  
今為海寧陳氏所藏較然可考則此卷的為褚  
蹟無疑也人謂穎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  
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壘其  
說亦頗神恠可喜庚寅秋余下吳門何義門此

瞻先生為余言董說弔詭無實曰出楊東里集  
示余中有思古齋帖一跋云穎上令某餉以二  
本當時東里已有此帖則非至明季出自井中  
又可知也未南宮稱褚摹本轉折毫銚備盡與  
真無異為天下蘭亭本第一此本不愧斯語自  
南渡來士大夫專尚定武競相傳刻遂為所掩  
董思翁始為發之名遂大噪崇正間縣令張俊  
英者北之鄙人也惡上官索取之煩遂碎其石



於是世間傳本漸少去年石林江丈自維揚來  
攜一本自隨以較新搨鋒勢不殊而一枯一腴  
精神迥別真思古齋第一搨也後有董其昌印  
當即是思翁所藏容臺集所謂余家藏宋搨思  
古齋帖者是也余苦愛之遂從江丈乞得而以  
新搨傳其後江丈名之祥字文山號石林歙州  
人今之古人也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

此三種南宋游丞相所藏丞相名<sub>印</sub>字景仁藏  
蘭亭凡百種余在京師時曾見二十餘種此其  
三也一摹定武一摹褚本一集蘭亭字每卷前  
後各以雜色牋裝之上有晉府大小印記蓋有  
明時曾入晉府者其趙氏孟林印則當時裝潢  
款也  
余所見游丞相蘭亭每卷之尾皆有題記唯此  
三卷失之而以韋奧宗所集百五十三字本居



前兩卷之間題云前一本眉州寄居趙使君所  
刻後一本帶御器械韋君所刻韋乃太府卿璞  
之子顯仁后家也據此則此兩卷之所以無題  
記實緣互見非關脫失至末一集則竟失題記  
不可考矣

河南摹本所見致多正以縱逸太過所以畧隔  
定本一塵此卷縱逸中有肅括意與定武本正  
在伯仲之間信是南宋佳刻

集聖教字蘭亭

此南宋集聖教本西溟前輩目為褚摹非也刻  
法與西溟所藏第二本正同然別是一石西溟  
以為即是其所藏亦非也余以雍正丙午三月  
獲于京師行與所藏五宗本合裝以為蘭亭勝  
觀



竹雲題跋卷二

王右軍十七帖

金壇王澍虛舟著  
若上錢人龍壽泉訂

唐摹硬黃十七帖前明神廟時藏臨邑邢太僕  
子愿家子愿手自鈎摹刻石來禽館為天下十  
七帖第一比之世俗流傳本少一十五行蓋脫  
失也此宋搨全本為錫山秦氏所摸不唯與世



俗流傳本天地懸隔并與唐摹亦微不同如吳  
之為乞養之為恙不之為不樓之為樓筆法全  
異余見十七帖不下百數來禽館刻本外唯此  
為最爰取耻菴王孫所贈白宋牋精摹一本流  
示子孫十七帖多言蜀中事自昔相傳以為蜀  
郡太守書黃伯思云淳化第八卷有周益州送  
此邛竹杖帖十七帖中亦有去夏足下所致邛  
竹杖皆至帖則知此蓋與周益州者益州名撫

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溫攻成都李勢降以  
撫為益州刺史益州平封建成公在官十年卒  
則知此廿許帖多與益州書雖未必盡然要之  
與益州者居半也又世傳右軍帖多吊唁語此  
~~本~~老婦疾薦等一二帖餘皆無之昭陵當  
時收右軍帖最多每以丈有二尺為卷曰類其  
談蜀事者為一卷而以他帖詞語蘊藉者足成  
之遂為右軍烜奕有名之書以卷首有十七字



故名十七帖非數心十七也

淳化帖右軍凡三卷偽作十居三四元章辨別  
溜澠較若鳧雁固緣識力之精然孔子七十從  
心不踰陽貨雖貌似然苟非匡人未有不一望  
立辨者右軍雖鳳翥鸞翔實則左規右矩唐文  
皇所謂烟霏霧結狀欲斲而還連鳳翥龍蟠跡  
似奇而反正者於十七帖便可見之來者但以  
此為之準繩稱量淳化即真偽可一見而決何

事一波一磔研同索異始標定力乎

草書如何守正圓中規方中矩如何盡變無負  
而不矩無方而不規如何用力從規矩入從規  
矩出如何盡變一步不離步步縱合至於能縱  
合斯謂從心不踰右軍化不可為其虛蘊不過  
些子顛素只此些子差所以永墮異趣

王右軍王略帖

東觀餘論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



衮于伊水遂入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  
此帖所叙桓公摧敗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  
時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遯跡山  
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  
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悲時志猶不息蓋素  
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去使才猷弗光于世獨區  
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為興歎長睿此跋深  
得右軍之心無復加矣

董氏戲鴻所刻右軍書多據曹之格寶晉帖入  
石此帖亦本曹氏而米老標題既有異同帖後  
楊少師等題識又俱脫去今年秋余到維揚從  
徐氏借得寶晉本細意臨摹收之積書巖帖中  
以補戲鴻之闕

此右軍真蹟米老據舷欲墮乞得于韓持國者  
也既自為之贊又請諸同志者交為之贊一贊  
不已且再三贊之又特自書其後其珍重愛玩



之意纏綿切至可見矣世俗刻本但存米贊劉  
涇黃誥等贊皆無之不知後五贊亦米老書也  
康熙乙丑館於昆陵從市上得宋榻全本驚喜  
之至不殊米老得右軍真蹟時嘗為友勿臨之  
忽已二十年計所臨者不可勝數未知與此優  
劣何如也

唐僧懷仁集王右軍書聖教序

古良常王氏秘玩聖教序有明內府故物天下

行書第二吾家法書第一嘉靖間初歸顧汝和  
中舍有文五峰兩跋總歸王酉室吏部有文待  
詔唐解元等跋明季為孟津王覺斯所收後歸  
卞令之少司寇司寇歿家業中落遂為吾友夏  
光祿金輅所得康熙後壬寅秋八月光祿病持  
以質藥遂以白金百二十銖易之碑凡一千九  
百有二字剝蝕者七微損者六榻時模糊及裱  
工剪損余以金筆補之者又七凡二十字餘皆



完好無闕贊曰右軍為書後今轍古聖教一出  
劇跡咸眾仰配蘭亭有目共覩維此宗本聖教  
之冠幽光油然生香不斲數千百年神明呵護  
以及于余罔有塵污亦願寸靈默持此帖授受  
得所永絕灰劫即如僕身享此帖焉于萬斯年  
宣和書譜載懷仁書二聖教居首題語云聖教  
序有二本一褚遂良書一則僧懷仁集羲之諸  
行字所成也二本皆為後學宗楷學羲之書者

必自懷仁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書苑言唐文  
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護宏福寺懷仁集右  
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右軍劇跡咸萃其中今  
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  
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  
能至了無高韻曰是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吳通  
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  
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二書之推



重如此自唐以來士林甚重此碑匪直興福寺  
隆闡法師等碑為顯效其體即李北海張司直  
蘓武功亦皆從此奪胎自有院體之目於是先  
焰遂殺以故宋元以來黃米諸巨手皆弗道乃  
獨宣和書譜黃長睿始為吐氣耳至有明宏正  
間士大夫始復重此碑購求一本往往傾囊倒  
篋以為難得雖已斷者購之猶數十金蓋至於  
今二三百餘年而聖教石刻遂至銜闕剝蝕幾

於無字可尋矣此本榻法精良古香滿紙字畫  
芒鍛纖毫畢具自余在京時十餘年所見宋榻  
聖教凡百十本未有及此者信聖教中絕品也  
按劉軻大遍覺法師碑元奘俗姓陳氏河南緱  
氏人年十三出家於洛隋季依高祖於晉陽貞  
觀三年泚遊西域得大乘等經六百五十七部  
十九年還京師勅就宏福寺翻譯二十年進所  
翻經表請題序序成於慶福殿令宏文館學士



上官儀對羣僚讀之二十二年夏高宗又御製  
述聖記十二月始自內出高宗咸亨三年建碑  
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凡歷二十五年搜  
羅移搨不知費幾許工夫幾許心力乃得完正  
其前唯定武蘭亭文皇所刻自大內者淵潭肅  
穆風力少勝其他一切右軍石刻無與匹者蓋  
當時右軍墨蹟盡歸內府收藏既富摹搨復工  
冠冕藝林模楷百代有以也

望止於此  
邪一然非蘭  
亭可以備  
小補耳

懷仁集聖教以蘭亭為主而輔以官奴其餘增  
損裁成悉以為準故一、中規中矩為千古行  
書之宗董宗伯據舍利塔碑款有習右軍書之  
語以為集之為習正合定為懷仁自連竊謂懷  
仁若果能作如此書便當遠出歐褚諸公上不  
應寂寞無聞乃觀戲鴻所刻懷仁書兩種筆弱  
韻微比于聖教譬若珉珠之於美玉不可同年  
而語矣又况碑中字有相同者有合成者有拆



此從從人不淺

開者非出鈎摹必不能纖微惟肖如此評者遂謂如許右軍劇跡咸萃其中不知右軍之在唐初猶文董之於今日雖集十聖教亦無不足若以今日觀右軍論故宜爾矣初聖教序不知在何斷自何時僕在京師嘗于閩中許氏借觀趙文敏臨本凡斷處字皆闕則知自元以前蓋已斷矣斷者不足言其未斷者的為宋榻無疑也余見未斷本以百數唯高平楊氏靜

海高氏北平胡氏吳門繆氏所藏鎔鏤宛然足為聖教甲觀然比之此本則如瓊玖之於美玉矣右軍書登無上神品聖教序為右軍書中無上神品此榻又聖教中無上神品余家藏古榻三十餘種以此為長行則隨行倦則作枕從我所好玩而老焉平生志願足矣款稱奉勅潤色乃潤色經文非潤色其字也當時既勅元奘就宏福寺翻譯遂下詔令太子太



傳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  
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  
義甫杜正倫看閱隨事潤色蓋恐譁經時文義  
或有未安故特勅于志寧等潤色之唐代事佛  
最謹佛典特為矜重故宰相必帶譯經潤色使  
銜至宋初猶曰之未改盲人不解此義遂謂右  
軍書法一壞於懷仁之鈎摹二壞此字用通有于志寧等  
之潤色豈不可笑

明朝人  
可笑也

此碑為吳文碑

集右軍書為碑者自唐以來不可一二數若吳  
文斷碑絳州夫子廟碑周孝侯碑皆絕有名於  
時唯吳文碑風力道雋為不失右軍手意餘者  
皆不足觀然吳碑雖摹搨至精而嚴謹有餘風  
度不之比於聖教則氣象之大小相懸千里矣  
當時去右軍未遠真蹟相萃極于天府又得懷  
仁妙手積二十餘年之工宜其直入神解之稱  
右軍嫡嗣下此相去滋遠但從石本摹取輾轉



先生既知此  
刻何以不知化  
度眩九成邪

予得大觀真

本字卷止情極

仁矣先生未見真大觀耳

可見儒齊墨王之心必非真大觀也

移榻愈遠而愈失真矣

郭引伯稱聖教謂較定武蘭亭相去千里不免  
推許太過定武瘦不賸骨肥不賸肉和明肅括  
無美不臻為右軍石刻第一聖教風神朗暢過  
於定哉然所以不及定武者正在此矣此中消  
息未可明言非心解人未易窺此秘者至于南  
宋蘭亭諸刻以及淳化大觀方之聖教辟猶高  
魯之視子孫尊卑闊絕不敢仰視矣

真大觀耳

在蘭亭序後卷內  
以先生所稱此字雖與先生  
心者先生之稱固未定稱耳

定武蘭亭曰山谷老人一語遂自宋至今珍逾  
拱壁聖教以有院體之目終宋之世無齒及者  
然定武名重當時至萬方種蠟千手覆刻了之  
形似當南宋時石已毀廢不可完詰聖教序至  
今歸然猶在關中天倣院體一語為千載留神  
蹟嘉惠後學洵不可謂不幸然自明以來鉅擊  
之聲晝夜不絕行且剝落殆盡為今日之定武  
蘭亭矣慨念神蹟日湮得此墨王焉敢不倍加



珍重

蘭亭覆刻南宋以來多至數千聖教纔數十種  
耳然蘭亭雖轉相摹仿數百年來人皆珍之獨  
聖教覆本了乏勝趣良由蘭亭千載矜重摹刻  
時不敢苟且故至今無下榻聖教則唯賈人率  
意重刻為衣食資既乏勝情又鮮妙手所以筆  
趣<sup>缺</sup>置了不足觀又蘭亭定武本存於世者絕  
少但得舊榻便交相矜尚聖教宗本往往多在

人間雖有佳刻亦不為重况刻又不佳乎

聖教真偽至難辨鑒賞家多以深字水傍作兩  
豕者目為原本然吾見覆本多矣其水傍作兩  
豕者亦不少以此定真偽究不足據惟佛道崇  
虛道字首二筆中斷遍檢覆刻皆絕無有以此  
為定百無一失要之此亦只為初學者立法耳  
看得熟時便一展卷如別黑白正不俟研同索  
異始能識別也

前中惟如形  
法幅相步也  
維維字分旁  
上於



注在京時客有持宋經生書聖教序來者未有  
聖教後記載有元奘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  
手勅其序元奘顛末與劉軻所撰大遍覺法師  
碑不異輒命蔣生師淵錄之已而又謂師淵若  
以此仿懷仁之集右軍書以麗聖教之後亦足  
為翰墨一奇師淵于是博搜遍考竭兩月移搨  
之力乃就時余方患赤眼連綿數載未得臨寫  
及眼病少減而余改官吏部朝夕承事乾清門

又不暇以為然輒以筆硯攜入官署但有一隙  
便精意作數十字積力久之乃以成冊攜之而  
南過淮陰程生尊江荔江以為得未曾有遂為  
余勒石而攬墨本以去還念前勞不忍遽舍附  
記于後要之亦一段勝事矣

羶蠟之法宋時最精注見儼齋大司農家所藏  
大觀帖數本墨光如鑑古香滿紙嘆為帖中墨  
王唯余此本足相妃匹屈指平生所見宋搨古

此印是谷所藏大  
觀帖



帖不下千種皆無有及此者曩年刻得耒老西  
園雅集記自以宣德鏡光賤小華山人龍柱墨  
窮日之力擅搨六十餘次自意致精及較此搨  
尚覺墨色淺淡即其他更不足論已

舊史元英傳元英年五十六以顯慶六年卒顯  
慶六年即龍朔元年也由龍朔元年上推五十  
六當生于隋煬帝大業二年劉軻三歲法師塔  
銘則云元英十三出家顯慶五年二月五日卒

年六十九由顯慶五年上推六十九當生于隋  
文帝開皇十二年以仁壽四年出家唐高祖武  
德元年乃從高祖於晉陽太宗貞觀三年自請  
於帝往遊西域於時年三十八歷十七年以貞  
觀十九年還京師年五十四又十五年當高宗  
顯慶五年年六十九卒於故玉華宮肅成院其  
徒令檢以三歲傳記請為塔銘比於史書故當  
無誤可據若據史書五十六年之語則十三出



家當在高祖武德元年與其西稱大業末出家者自相矛盾矣文皇之序降於貞觀廿二年八月文皇以是年二月幸玉華宮十月乃還則此序自玉華宮出也又塔銘稱天皇大帝居春宮以廿二年夏六月製述聖記則亦當以八月同降自玉華宮故於述聖記之末摠而記之曰貞觀廿二年八月三日內出也又本傳顯慶元年奉勅潤色經文者凡六人碑只五人無杜正倫

不加詳致動如  
目力史誤

本傳又有助加翻譯三人碑亦無之當由史誤序記雖皆有摠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之語然當貞觀時所翻經論尚未就惟西域記十二卷先成文皇及高宗先作記序賜之顯慶初乃更令于志寧等詳加潤色踵而成之耳翻經潤色皆由奉勅集書則懷仁所自為故自貞觀廿二年至咸亨三年歷二十五年乃成不稱奉勅也後記不知出自何人手蓋亦

此記是書字在卷  
言時可探詳由明史



右軍書  
法放  
此云兩勅上保

米跋乃偽作

唐人所作宋經生所書余以康熙六十年見自  
京師中有元熒求序表謝序表及文皇兩勅皆  
世所未有曰屬蔣生師淵仿懷仁例集右軍書  
經年乃就及余司封吏部官居多暇乃臨一本  
以之而南過淮陰程生尊江取以勒石乃更臨  
一本藏之

王右軍快雪帖

右軍快雪帖米老所收與趙魏公所跋各是一

本雖字跡相同要之定非一帖不獨趙本下有  
君倩二字為可證其非是也又董思白言快雪  
帖相傳為右軍正書此在真行之間米亦有此  
論則快雪帖已有三本矣果據何者是乎正書  
舊有以霜寒帖誤作快雪之語可不復論米趙  
兩本必有唐人雙鈎一本以其廓填精妙不可  
辨識故米趙二公據以為真耳

王右軍裹鮓帖



襄鮪帖乃右軍晚年書筆力沉勁獨寂他帖故  
薛紹彭贊有右軍為書暮年更妙襄鮪一出衆  
帖咸少之語真跡在北平孫少宰承澤家刻石  
知止閣又雍正二年承事乾清門竹齋佟太保  
示余趙文敏所臨三本一款子昂二款松雪道  
人三帖皆精妙幾可奪真遂發興以孫氏所刻  
真跡臨得一紙以趙本臨得三紙三年夏京師  
霖雨公事畢一步不能出雜取舊紙以意書之

聊用破悶凡二百許紙四年南還於揚州涂氏  
借觀寶晉宋本後刻薛紹彭贊及米元章札極  
精妙又臨一紙余於襄鮪帖愛之深而學之篤  
如此既自笑而行自喜也

帖凡一十八字致君上玩其筆法當是今字朱  
竹垞釋作一三作一十九字誤也十八字凡五  
句襄鮪味佳句今致君句所須可示句勿難句  
當以語虞令句言襄鮪味致佳今以致君若復



何雲題跋卷二  
頃此可更示我勿欲之而不言也難當如念斯  
難之難去聲當以語彙令者言不特我致君并  
當以語上虞令亦致君也古人短札古雅簡到  
乃如此若出令人手不知費如許紙筆矣

王大令洛神十三行

此梁谿安氏所藏唐摹墨蹟邵曾訓別以油箋  
摹得一紙余從京師見之離方遯圓不守繩墨  
而自作勝槩全得襍序妙處定從子敬真本勾

取得之唐人為法度所窘不能及也或者目為  
褚公所臨褚公天材超越其摹襍序可謂具體  
而微及其自運則但有右軍之一體爾此本變  
化詭異意在法外謂褚公所摹則可謂褚公所  
臨則不可十三行傳本不一要未有能及此者  
此有天工正未可以人力爭也今安氏真本久  
已失去余僅從邵本摹之

王大令論謝太傅表



大令此表世罕傳本唯卞司寇所刻帖中有之  
當時唐搨本在其家曾於京師瞥得一見忽便  
持去心甚恨之今對刻帖追摹一本亦略得其  
意

王大令桓山殘碑

大令桓山碑止存六字潘駙馬跋以為桓溫破  
姚襄是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八月桓溫破  
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晉偏安江左桓溫此舉

中原有克復之機功莫大焉樹碑頌之固其宜  
也

索靖月儀章

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遒竦  
米元章謂月儀不能佳只唐人可無晉人氣格  
董廣川所得十一章稱其筆畫勁密他人不能  
睥睨殆唐人臨寫近似黃長睿亦以月儀為贋  
物余竊以月儀為幼安真蹟者固非以為唐人



書者亦過觀其文字卑靡殆齊梁間人所為即其書雖乏晉人澹古風韻亦無唐人方幅氣習亦應出齊梁間人手余曾見齊梁碑刻數十種筆法峭勁形貌雖不同精神正與此合以其近似請書故目以為請耳

楊羲和內景經

右臨本晉楊羲字義和黃素黃庭真跡曩為吳郡韓敬堂宗伯所藏吾家損菴先生借摹入鬱

岡帖康熙丙申三月余得自京師辛丑五月以贈吾友江西裘魯青者也按陶隱居真誥翼真檢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下降丹陽句曲山以上清真經授弟子瑯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羲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穆并弟三思上計掾翹二許又更起寫脩行得道宗徽宗題為王羲之書黃長睿東觀餘論云逸少以晉穆



帝昇平五年卒是在歲之辛酉後二年為哀帝  
興寧二年甲子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豫書  
之故米芾以為六朝人書趙孟頫直目為楊羲  
書吾家損菴亦云若非楊君始寫之本即是許  
掾重書然究不能定為何氏之作按真誥云三  
君手跡揚書宸工不令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  
祖效邈法筆力規矩並於二王掾書乃學楊而  
字體勁利偏善寫經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

拙故不寫經也今此經字體間曠飄飄有仙氣  
與二許勁利古拙者不合隱居所謂不古不今  
乃正得之定當為羲和書述書賦稱其方園自  
我結構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故  
董其昌大書正名曰晉上清真人楊羲字義和  
書以神仙之跡不繫時代直置右軍之前推重  
可謂至矣獨惜其未勒全文耳曩真跡在余處  
時曾囑蔣生師淵摹一本今以摹本追擬真跡



臨之知褚登善書法淵源於此大是有會爾

梁瘞鶴銘圖以今現存字圖之

江陰真宰

丹陽外仙尉

牽山真君

真侶瘞尔

洪流前固雷

唯髣髴事亦微

爽塏勢掩華亭爰集

厥土唯寧波蕩

相此胎禽

山之下仙家

未遂吾羽

半表留

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也乃以玄黃

朱

者

董廣川書跋載南陽張嶷字子厚所記瘞鶴銘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焉余按既首尾不預則叙三行銘四行



僅七行可九字蓋誤今如張所記以二十五字  
為準第一行闕二十字第二行闕一十六字第  
三行末原文短二字僅闕九字第四行闕一十  
七字第五行闕一十三字第六行闕一十六字  
第七行原文六字今存四字僅闕二字按計存  
字八十闕字八十有九共一百六十有九字要  
之此亦只按其位次約畧計之當時就石書銘  
字之疎密蓋不可知究未可據以為定也

### 瘞鶴銘考

瘞鶴銘舊在焦山西南觀音庵下濱海多崖亂  
石間春夏水漲石沒不可搨秋冬水落始可摹  
取康熙壬辰冬陳滄洲使君閒居京口徙置山  
上千年古跡久淹於蛟宮鼉穴者一旦復出人  
間然存字無幾又前人考証亦復互有同異今  
以出水所存字為準其已經剝蝕轉相傳疑者  
各以次具列疑以存疑蓋其慎也



文左行題名一行撰書名號一行序三行銘四  
行後款三行凡一十二行原文就崖書石故其  
行之疎密字之多寡大小俱不整齊又歲久磨  
滅不可知其字數宋邵資政以來諸公以意考  
証次為全文究竟是非莫辨皆所謂不知而作  
吾無取也

原石凡四出左第一出二行全字四半字二中  
上一出六行全字二十五半字四中下一出三

行全字十六半字一右一出三行全字十一半  
字二原刻凡六十有五字左下一出宋人補刻  
三行全字十四半字一凡一十五字今共存全  
字七十半字十凡八十字此字第一行前人考次大  
書瘞鶴銘三字稍偏左旁註有序二字凡五字  
張力臣本鶴字猶存今全闕  
第二行前人考次華陽真逸撰上皇山樵書凡  
十字分兩截伍四五字書張力臣本猶存撰字



此字原在  
星遠近  
後分作二條  
少應另起  
行  
此條原在  
星遠近  
後分作二條  
少應另起  
行  
此條原在  
星遠近  
後分作二條  
少應另起  
行

上皇字今唯上字全皇字存上半

三行前人考次互有同異不可定其字數第一行金山經度本鶴壽不知其紀下闕一字邵資政張子厚本壬辰歲得於華下闕一字張力臣本上半原刻猶存歲得於華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其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十字今本上四字華字下闕下十字止存一朱字第二行邵資政張子厚本未遂吾翔下闕一字奚奪下

闕一字金山經度本奚奪下有餘仙鶴三字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未遂吾翔四字下半宋人補刻猶存之處也迺裏以玄黃之幣藏于茲十三字今本上四字翔字不全下十三字止存也迺以玄黃五字第三行邵資政張子厚本仙家無下闕四字輟耕錄作仙家無隱金山經度本并無仙家二字竟作故立石旌事今仙家二字現存經度本誤又邵資政張子厚本我下竹頭



字不全下邵作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張作旌  
其事今旌事篆銘四字現存張本誤張力臣本  
中上石猶存山之下仙家五字下半宋人補刻  
猶存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十一字今本  
上五字如舊下少故立二字僅存九字耳  
銘四行前人考次異同尤多不可完詰金山經  
度本更顛倒錯亂不足論第一行相此胎禽四  
字現存邵資政本作相彼胎禽誤又邵資政張

子厚本浮邱下闕二字言尔下闕五字去鼓下  
闕一字表留下闕二字輟耕錄浮邱著經下作  
迺徵前事我傳尔銘余欲無言尔其藏靈陳氏  
玉烟堂本作迺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  
尔歲辰俱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相此  
胎禽浮邱六字下半猶存華表留形義五字今  
本上半止有五字無邱字下半華字不全止存  
留表二字第二行邵資政張子厚本解化下闕



五字厂字不全下又闕五字張本作闕一字微  
寘下郃張本俱有尔將何之解化六字輟耕錄  
竟作解化唯寧今唯寧上厥土字現存輟耕錄  
誤金山經度本微寘下有西竹法里宰耳歲辰  
鳴語解化浮邱去葦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六句  
不唯臆造無據并與原石地位多寡亦迥不相  
符而張力臣以左取曹國四字補右割荆門上  
汪退谷以西竹法里四字補厥土唯寧上皆屬

臆造不足據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唯髣髴事  
亦微六字下半猶存厥土唯寧後蕩六字今本  
上半微字不全餘如舊第三行石本洪流二字  
現存郃資政作洪波誤扃石下郃張本俱作五  
字不全又闕八字金山經度本作我欲無言尔  
也何明輟耕錄作右割荆門歷下華亭皆不足  
據玉烟堂本作未下華亭亦無考今石本華亭  
上爽塏勢掩四字現存知郃張諸本之皆誤也



汪退谷以左取曹國右割荆門山陰爽塏十二  
字為原石定位亦是臆說輟耕錄以爰集作奚  
集乃筆誤不足辨張力臣本中上石猶存洪流  
前固重五字下半猶存爽塏勢掩華亭爰集八  
字今本上半存洪流前固四字重字不全下半  
如舊第四行邵資政張子厚本瘞尔下闕兩字  
注云或但止於此未可知金山經度輟耕錄諸  
本皆有作銘二字按文義此當是至經度本作

銘下有宜直視之唯將進寧二句荒課尤甚張  
力臣本止存真侶瘞尔四字耳尔字不全今本  
同

後款邵資政張子厚本止丹陽真宰四字注不  
知其次今石三行現存第一行首二字不全下  
存徵君二字第二行丹陽外仙尉五字第三行  
江陰真宰四字皆全則知邵張皆憑搨本流傳  
未嘗親見石刻故不知其次至金山經度以仙



作僞真宰下多立石二字陳本曰之而於峯山  
徵君上作上皇山樵人逸少書八字尤謬妄可  
笑蓋緣潤州圖經以為王右軍書故妄意增入  
耳

黃山谷以瘞鶴銘為右軍書其書遺教經後云  
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  
乃不可名貌又云瘞鶴銘斷為右軍書使人不  
疑歐薛顏柳書寂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

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蘇子美  
詩亦有山陰不見換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之  
句皆以此為右軍書唯黃長睿東觀餘論云王  
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  
至穆帝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  
甲午逸少方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  
十九始去會稽而間居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  
真逸董廣川亦云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



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書明矣

歐陽永叔初謂此銘是顧況書云華陽真逸乃顧况道號銘其所自作又云不敢遂以為况以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董廣川云顧况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良已不及若上推壬辰為天寶十一載况尚兒稚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

皆不合於此余于崖上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刻銘後則銘之刻非顧况時可知據此則歐陽以為顧况者決非也

黃長睿斲然以此銘為陶隱居書云審定文格殊類陶宏景陶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蓋其別號又其著真誥但云已邠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



者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駐  
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  
弟子周之良仙去為之作傳則十一年十三年  
正在華陽矣馬子爨陶九成皆以長睿之說為  
然然余按前款云華陽真逸謨上皇山樵書則  
隱居乃謨文之人不得遽以為隱居所書又可  
知矣

汪退谷中允云書謨姓氏本無可考既非右軍

亦非宏景即華陽真逸與華陽隱居偶同道彌  
亦祇可懸擬為宏景之文不當直定為宏景之  
書其書者固自稱為上皇山樵何從知其姓氏  
而一時道流皆各自別銜如真宰仙尉徵君即  
銘辭所謂真侶是也諸君並高世慕道匿跡逃  
名更安可強指其人退谷此論信可謂老眼無  
花直舉數百載衆訟一筆掃盡當時此銘就石  
作書行之疎密字之大小且不能齊一即其為



書未必正意可知又石理龕頑刻時恐未能盡  
善兼之千載以來水泐石泐不免鋒穎穎禿非  
復當時舊觀自歐陽公黃山谷盛稱之于是鶴  
銘聲價比於蘭亭遂至諸家刻舟求劍殆同聚  
訟竊謂此銘當時既不著年號又不列姓名深  
自晦匿不欲稍見蓋不唯處亂世之末流匿跡  
逃名唯恐不密而諸君之高世慕道鴻飛冥冥  
其所矜尚蓋已可知又安從得其姓氏即果得

之亦迫非諸公之志况百千聚訟究屬茫昧竟  
不如疑以傳疑猶為得其本來也至其書法雖  
已剝蝕然蕭疎淡遠固是神仙之跡退谷所謂  
字體寬綽具古隸鋒稜雖利精光瑩者分兩正  
得或者推許太過竟謂筆法之妙可為書家冠  
冕殆過也黃長睿言石頑難刻且為水泐故字  
無鋒穎若掘筆書者然昧者從而仿之深可一  
笑可謂知言者矣



此銘舊在焦山下崖江流亂石間非俟霜降水  
涸布席仰卧即不可搨故人間難得近日滄洲  
使君棧致山上搨之為易然正恐自此以後無  
鶴銘矣滄洲為功於鶴銘甚大其為害於鶴銘  
亦復不小余恐其非久即毀以雅心六年秋七  
月特遣從事孫龍泚焦山搨一本并滄洲新刻  
石亦搨以來行將手自裝畧書跋于後以垂永  
久銘後題識唐有王瓚詩宋陸放翁題名瓚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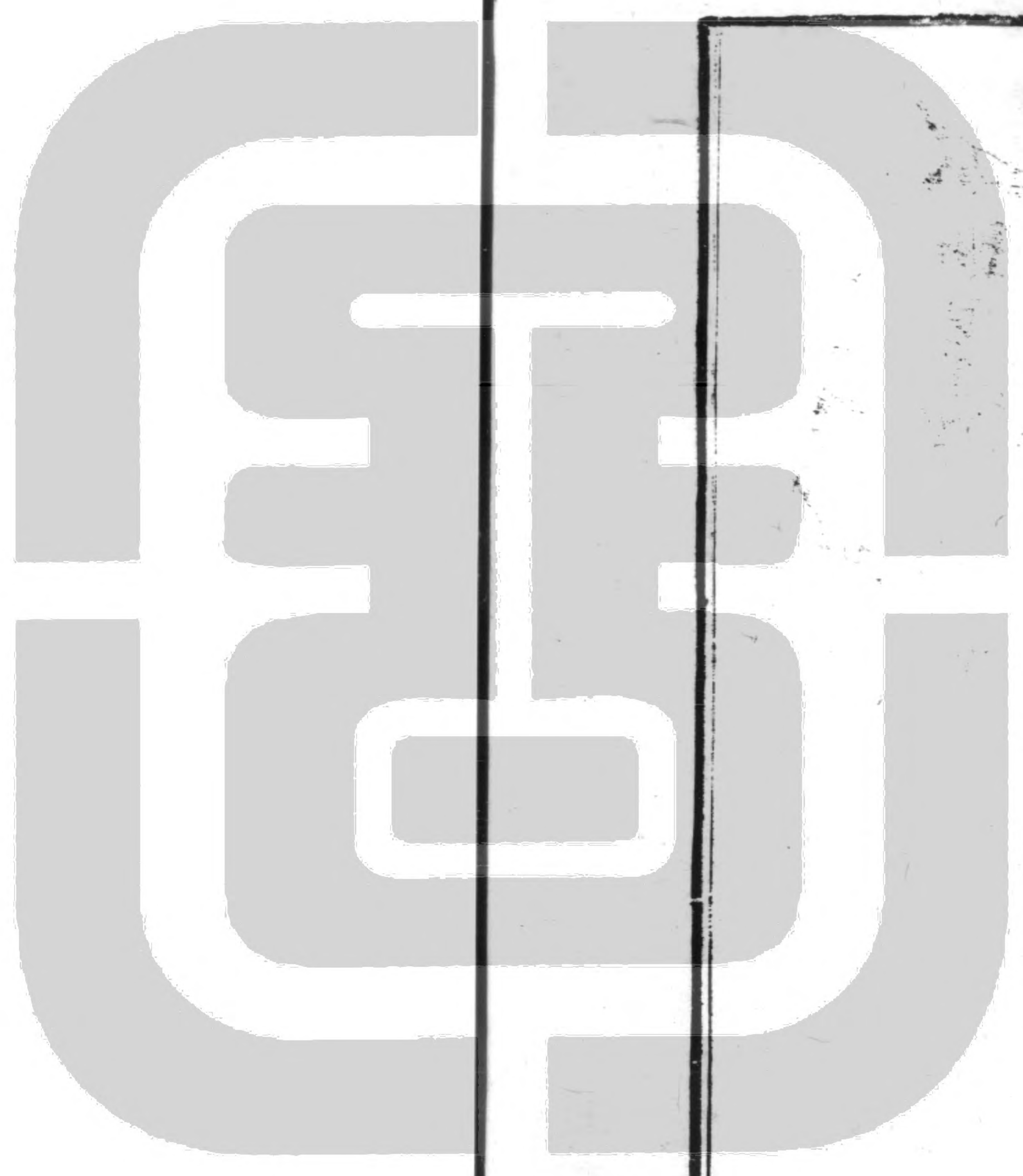
仲宣法芝  
米芾元祐  
辛未孟夏  
觀山樵書

在銘側小石放翁題在未至銘數十步崖上皆  
未及搨他日舟至焦山定當手自搨之又潤城  
蔣亦廛于北固得未老題字云仲宣法芝米芾  
元祐辛未孟夏觀山樵書凡十有六字亦左行  
字類鶴銘乃從來未有者老友蔣拙存以一紙  
贈余特附列銘後以為絕觀



易品

卷二





齊南子 四十一

符侯 符侯 快者為 快者後 符云 杜若 四卷 玉枕二

國中 上卷 東陽 國學 解并三 吳氏 渤海 查氏

神龍 東康二 南望二 三陽 第間二 湯壽

度因修本 社朱刻本 尊因刻本 社坪刻 吳初錄刻

姜劉 吳靜山本





程